詩經偶箋

詩經偶箋序

箋詩始鄭玄玄以乾問釋詁所詳者名物而已宋興諸儒始貫其義

國家繼之學官士無賢不肖

皆自幼伏習徒取爲文辭求富貴至於遺聲節廢吟嘆畧草木鳥獸之名故攻者極衆治之益專而詩益亡求詳名物若箋者尚不可得況厥情

旨乎仲尼之門子貢之徒言詩往往出意表而夫子取之視今學士言詩何等耶茂先偶箋叢詁傳之變該理備物以暢其義匪夫人所能余尤

愛其委虵詩逵往往得詩人之情使夫學者童而習焉始可與言詩矣葢鄭玄之歸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巳數百千人彼僅博物耳猶能若是是

書出而天下依之立言者則皆茂先之徒也吾知偶箋所淑不止如鄭氏之門也

社弟徐世溥書

詩經偶箋自引

余僻陋而無心家世業詩閒居偶有所見隨手識之義類不能深也跧伏既久忽復成書題之曰偶箋子夏讀詩有

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子尚
以爲見其表未見其裏子曰
吾嘗悉心其中前有高岸後
有深谷詩之精微如是夫偶
于詩亦何有哉然今之君子

誦詩而蔽皆未必以偶失之
詩雖埒諸五經而旨與他經
異或近之而遠或淺之而深
或隱之而顯或笑而歎或正
而反今之君子知詩之爲經

不知詩之爲詩一蔽也謝太傅嘗問諸從毛詩何句最佳遏以楊柳依依對公所賞乃在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之語譚友夏亦言讀詩不能使國

風與雅頌同趣且覺雅頌更
于國風有味易入處便入終
是讀書者之病今之君子少
此玄致二蔽也至於因經有
傳而逐傳者遺經因傳而生

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塾師講堂轉轉訛謬夫古人之唱嘆淫泆神境超忽而必欲硬提其句字以爲綱強疏其支派以爲斷千年風雅幾爲迂

綴庸陋之書嗟乎蔽又甚矣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之大都日光所止晶晶着紙上古人妙理相遭無故之中

作詩者之志或偶而靈讀詩者之意或偶而動天下之不可力取而偶或遇之者惟物之精微者爲然若是余雖不能見其裏豈莊周所謂旦暮

遇之者耶

癸酉中和節時華自識

詩經偶箋 國風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周南

風之有二南。周未有天下時也。而其詩又多襍以民間之咏。故不爲雅而爲風。乃周旣有天下。卽不與羣侯埒。故不曰風而曰南。

呂子曰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寔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

以爲周南召南。

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係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關雎

文王之化起自宮廷而后夫人之德侔于天地故關雎爲風始看來周家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姜嫄生后稷以成其始太姒生武周以成其終太奴上承周姜太任下啓邑姜理陰教受天命關係甚重好逑處若

只話作尋常夫婦唱隨便與冀缺梁鴻一例

一章美后妃之德二三章則詩人自言其憂思喜樂之情然本無與于文王而文王之化自見

關關之雎鳩而相匹河洲其聲應也窈窕之淑女而好逑于君子其德比也看他窈窕淑女三章凡四嘆

文王之德一言以蔽之曰敬乾之徤也后妃之德一言以蔽之曰淑坤之順也窈窕二字只可以想像形容故註曰幽閒之意着一意字正分別不得如何是幽如何是閒幽閒原替不得窈窕字面

是不得四句纔是寤寐求之處默默作一氣讀樸寫不寐光景宛然如畫服與服膺之服同如云注注在心也。

釆擇非一端烹芼非一道故亦曰無方樂之友之是我去友他樂他葢以我友之樂之之情而寄諸琴瑟鐘鼓也琴瑟絲聲有婉婉媚順意鐘鼓金革聲有宜揚蹈厲意。

葛覃

此詩本爲治葛而作首章要體認初夏光景描寫得

出人到意念難忘處時過景銷當時耳目經歷時似意中眼中一一活現此便是服之無斁根于首二章賦治葛已竟其事若無末章則意義淺短氣象寂寞矣他却從治葛上說到歸寧歸寧中仍帶說衣服合而復離遠而復近后人作體物詩賦大都題外生意殆本于此詩中如此等處不獨人倫之準則抑亦詞家之鼻祖也

黃鳥三句如今人作詩點綴一般飛而集集而鳴原是鳥之眞景若以見聞泥說則精神不活只閑閑敘

綴亦不必說到動女工之思處
刈者斬之以斧斤穫者煮之以釜鬵兩爲字主織維言絺綌既成別其精爲絺粗爲綌非葛原有此兩等而擇之也服之無斁非此時已垢弊心之所期如此
古者女必有師所以學事人之道也國君則取大夫之妾或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爲之薄汙四句乃自討之詞非並告師氏之語禮服非常服非比私之一槩當汙故曰害澣害否薄發語詞猶楚詞之言塞言羌也

張南軒曰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卷耳

此詩全用虚景曲繪眞情著一呆想不得下一呆語不得一室之中無端而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飲酒輾轉想像展轉起滅君子意中人也采物登山飲酒意中景也眞卷耳馬病僕痛景中之景也曰嗟我懷人曰不永傷不永懷終之曰云何吁矣思境愈深妙不可說世儒于不盈頃筐處說手爲情奪于登高

處說登此不遂更去之彼于僕痡處說馬病猶資于人僕病斷不能往試想以文王后妃提籠陌上策馬山中左引杯酒右提鞭箠成何光景俗儒拘舛眞可爲噴飯滿案也

寘周行生周行者仍寘周行非并頃筐所采棄之也曰姑酌曰不永字法可想

云何吁矣當作如何其憂嘆乎憂嘆之極也

看此詩要得他思念之切不能爲情的意思又要得他哀而不傷的情性方好

樛木

三章無淺深。咏歎自佳。不妨忌固是立言之意。但講樂只中。還須含蓄。方似宮人語氣。通篇以卑順受益為與。

纍者維繫。而綏則有保定孔固意。荒者徧覆。而將則有陰助默佑意。縈者盤旋。而成則有完全盛大意。語隱隱相應。

履即踐履之履。人以樂易為心。自然行與吉會。所履皆福也。

螽斯

凡物羣則爭螽斯羣而能和故其羣愈多此自然之理衆妾感激之情有不能形容者說螽斯即是說后妃隱隱不道破意味自是無限令人類云螽斯特一羽族之微耳開口便差　詩意只重以和召和德福是將翁補出

三章平看詵詵集也薨薨飛也揖揖聚也集而飛飛而聚亦詩人立言之序

鍾伯敬曰螽斯之和皆于飛處見之詵詵薨薨揖揖

皆妙有意旨可思

桃夭

此詩還重文王之化化行故俗美俗美故閨門肅穆女士柔從詩人見其于歸知其必有以宜室家宜家人耳若必納定以正以時亦安見親迎而來者便為嘉耦當春而嫁者遂無凶德哉　木少則華盛女貴則家宜三宜字只是停當相安意女子無非無儀一停當相安便足求加焉則失之矣

沈無囘云以時非仲春也男三十女二十之謂也古

霜降殺內氷泮逆女誂夭者與之子年盛容華非以所見言也

後凡言被化者勿露出王民皞皞不自知其所至

兎罝

當時之人用則爲疏附后先不用則安于農桑狩獵各循其職分之常無容心也非曰廟廊之不得則山林而已矣而小試其才于兎罝之中也但詩人從旁覩之見其未始不可干城好仇腹心耳然非爲國家惜人才亦非爲斯人嘆淪落平平敘述而棫樸作人

之氣象宛然矣
兎罝借所事為起語用肅肅赳赳相呼應興之類賦
者也
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好仇是詩家鼓弄處
干城禦侮之具言其才便足為公侯干城非儗其他
日為公侯之用好仇敵體之謂腹心則精神相脗合
矣武夫為周之干城好仇腹心固是周之多才亦是
古人看人才特達精細處
墨子文王舉閎夭太顛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

服

芣苢

此一幅太平士女圖也平平淡淡敘述數語千古景象如見追摹不盡此等樂處婦人不知正在其不知處妙知則淺矣世俗衰薄萇楚苕華不足言蟋蟀之無荒已蹙然有憂生之嗟車鄰之並坐益岌岌乎有不能終日之意矣

喬木

三章無淺深首章述其端靜之德後二章志其愛慕

此等處呆人不曉反說不照上文解是

之誠各以漢廣江永反覆咏嘆不易一詞只將本文坐諷自覺詩人之旨躍然可思

不可求語意平平着不得一毫意見如言欲求之不得則非詩人言昔可求而今不然則非游女

秣馬如所謂執鞭云耳皆託詞箋云謙不敢言其適巳亦妙○後二章末四句反覆申咏嗟嘆之不足故長言之詞旨俱絕可想若說如此其不可求故願爲秣馬反索然無味　横渡以廣言涯流以永言

興以喬木翹楚皆取高潔意象不止漢廣江永見凜

不可犯也、

二南詩當作兩項看岐周久被成周之化其民忘故詩多熈皡而平桃夭芣苢之類是也南國新變淫靡之風其心悔故詩多湔洗而露江漢行露之類是也召南之不同於周南者亦然一掭之都内一得之列國故也

汝墳

防所以以捍水其形穹然如墳故曰墳○伐枚伐肄只是感時興慨不重亂執其勞然平平說來初不紀

時而時序自見其父詩之善立言如此○愁訓中飢
意意字大佳

不我遐弃者兩地相違事有難測一或不戒無相見
期既見君子都無此慮喜河邊之骨不懸春夢非恐
篋中之扇長委秋風也

三章慰藉之語二年行役夫婦相見形容色澤大異
往時故以頳尾喻之而嘆所以致此者王室之如燬
銷鑠之也孔邇本父母來只是甚親之意此語不過
因字而想其氣象恰有依依膝下之意直稱父母便

慕相忘正不必云文王德如毋也此方是王民皥皥

人當安居粒食誰知天地之爲德康寧燕樂誰知父

毋之爲恩孔邇之呼亦如燬有以激之也看來民已

去商勉强事紂畢竟以文王之故事商處反是歸周

處矣周安得不王商安得不亡

麟趾

麟趾之麟屬興指文王太姒也吁嗟麟之麟屬賦指

公子也麟兮猶楚狂之稱鳳兮耳時文王尚服事殷

詩美公子亦如今天上麒麟之語未可便以與王當

之

召南

鵲巢

首爲往迎次爲來嫁末爲成婚姻之禮平看

鳩之拙宜居成巢夫人之德宜受盛禮拙是鳩之好處之子不言德政借鳩以見之

方者居之定也盈者居之滿也詩本以鳩言也鄭氏曰滿者衆媵姪娣之多以詩之寓意言也

采蘩

首二章采蘩僮僮薦蘩祁祁徹蘩

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君純冕立于阼階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

僮僮竦敬步雖移而被不動之狀祁祁舒徐行有節而被不急遽之狀玩僮僮便有在上在左右之意祁祁便有如慕如疑之意夙夜非自旦而夜乃夜之夙也

草蟲

夫行婦嘆情也蟲飛蕨拳女以春懷亦情也今古閨
思何必不然然試取詩詞誦一過覺自有哀而不傷
發情止禮義之意合葛生晨風諸什覯之氣韻天淵
便可知文王之化
草蟲阜螽皆以蝗生于草間者曰草蟲生于陵阜者
曰阜螽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謂之蠜草蟲
謂之負蠜朱子亦曰似有陰陽之義故以爲感
亦既三句是擬議之詞則字有義說既見方纔樂今
猶未見丨憂不可已也

采蘋

通詩精神以有齊季女爲主前面疊疊說來歸併在此

古人奉祭非屑屑一蘋一藻之末特小物必備以將敬耳若謂薦有常品則蘋藻而外皆不登於豆矣謂生有常處則南澗獨生蘋行潦獨生藻矣至謂蘋藻二物故盛之二器湘之二釜亦不必然但器用紛陳總見飾治之意

宗室大宗之室大夫奉祭之所也諸侯嫡子世爲諸

侯祭於都宮第二子以下謂之別子別子始爲大夫乃大夫始祖繼別子者爲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爲百世不遷之廟大夫之別子則但爲繼禰之小宗不得祀於宗室矣廟南向主皆東向室西南隅爲奥乃神靈所棲之地所尊者在此故所奠者亦在此牖即鑿壁以通明處○牲體之薦大夫主之燔炙之薦賓客相之薦豆則大宗之婦也

季女少而能敬尤難　沈者曰蘋浮者曰藻

甘棠

蘇氏謂周公在內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召伯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于下見樹即思人此後世去思生祠之祖然通章爲思召伯之德而不道出思德字并愛樹而不知何以愛至此勿伐勿敗勿拜字意愈淺愛意愈深至勿拜是何等竒摯情語至此巳開却詩家許多門戶　茇憩說只是巡行偶息不作布政其下說

行露

貞女以自守之素確無妄之災行露借言之明其守

身防已不敢踰禮如此則獄訟之來愈無因矣此屬
托言若誽出强暴便與比體無異雀角鼠牙人都費
盡葛藤其寔照他詞氣情旨自現如云雀今穿我屋
矣誰肯謂雀無角乎無角何以穿我屋乎爾今速我
獄乎誰肯謂爾無家乎無家何以速我獄乎然汝雖
速我獄室家之禮終未足也至亦不女從則斬頭陷
匈不易其志幽谷之芳蘭斷非多露所及矣　雀淫
物鼠貪物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角音鹿嘴
也牙牡齒註已明

筆意素絲已足見其儉與五紽只襯貼語必以爲不尚其多亦

列女傳召南申女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酆夫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婦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而致之獄女守節操義必死不往而作是詩備錄攷之

羔羊

時說羔裘二句節儉退食二句正直素不尚其華五不尚其多故見其節儉士大夫公朝無公亮之槩朝罷而歸畢竟不堪自對故委蛇見其直然節儉正直亦小序中斷語非詩人口中語也只閑閑敘其服飾

屬迂腐且節食正直亦贊美字面未必分稱羔羊二句即羔裘直猴孔武之意委陀即赤爲几几之意耳向與明艱商之

其容貌而大夫之美思過半矣

羔裘私朝之服私朝尚在公非燕居也故自公退食紽縫之突兀也緎縫之界限也總合二爲一而縫之也一件裘豈有只五紽五緎五總之理只如此成文耳則以爲不尚其多者拘而多事

殷其靁

在字與違字反相呼應在陽在側在下變文耳若云不惟在陽而又在側則雷聲又無定在恐礙興意

振振君子帶過語不重　古者戍役仲春而歸此時

雷乃發聲故即時即景而言

標梅

此詩莫作急于從人語氣全要得自守意欲言又不忍言惧辱詬頭含然言外　求字與吉士誘之誘字對看便知此女地步　謂者婚禮亦不及行先定其約而已　三求字可敬三迨字可憐

梅花繁初結落實最多初僅可存十之七久則僅十之三此猶桃夭稍後非梅熟天氣說仲夏者誤

小星

讀詩者解此中着眼詩三百一言以蔽之矣

妙論不

后爲太陰之象妾特借餘光以自耀故取興于星三五在東初昏將旦皆然

此詩只說勤勞而安于命而夫人之不妬衆妾之感恩已自可見若要講如何不妬如何感恩殊難措詞詞亦不雅昔人謂易在畫中詩在言外言外之旨此類可見若將言外之意强入言內其去温柔敦厚之義奚翅千里

義命自安此是諸姬各諳本分處然一說到命便已知當夕之逸冑征之勞覩樛木螽斯諸咏已自不同

此便是周南召南之別但古今宮闈之亂看來出於褒姒驪姬者十之七八出于戚姬人彘者十之一二女德無極幸已承昭陽之寵更思奪長信之席諸女以命自安而夫人通貫魚之恩羣小擁椒宮之戴所以爲二南之化朱子云怨處亦須還他些怨可謂解人善說詩者正不在曲回互也

當夕專夕也禮天子之后每夕皆進於王五日一休以休沐爲義則一嬪以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自諸侯而下皆用五日之制進御必從其嬪不

敢自往。故曰莫敢當夕。非見星而往還也。夫人入御
君所從容有儀將旦。太史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珮
玉於房中。告去媵妾則深自謹遜。雖當夕猶不敢即
安。故曰肅肅宵征。是其不同于夫人處。然玩肅肅二
字。便有安命意。
抱衾與裯。即君所所寢。大被。禪被也。如今云疊被鋪床
云爾。　首章以稀星三五之少與夙夜往來之頻。二
章以西方參昴二宿。與在東對舉。參昴二宿與衾裯
二物亦有義

江汜

江決而猶復入江流而猶有岐江直而猶有別此興意

此詩于敘事之中寓慶幸之意詞氣要得和平不我以處輕輕帶過而急將雖不我以作轉語此乃是見巳此行所由非怨之而追既往之失也

惟悔故嘯維處故歌

野麕

此詩若無末章幾與淫奔同類盍淫風方華時詩自

如此。麕猶包以白茅女乃誘以吉士反與也吉士只秀美之稱

樸樕三句見人之厭惡也女而如玉則可喜可喜而誘之豈禮也哉便起下意如玉舊以色言還是貞潔之操瑩然比玉耳

末章要見凜然不可犯之意若詞氣稍緩反不如微之會眞崔鶯鶯僞責張生語更嚴毅矣脫脫見非可輕易來得的玄扈云此是詩人惡强暴之言酷似當日從旁呵止狀若作女郎口中不應舒緩乃爾亦一見

何穠

曷不肅雝二句人在此都費疇躇自緣眼孔不靈以死人看活書耳看來呆誦王姬肅雝不如此二語更覺意象縹緲企慕深長宛然當日塞路環立企踵舒眸相顧讚嘆光景王姬被化與其有和敬之德俱藏在本文王姬二字內車之肅雝只是旁人聚觀自覺得範我馳驅和鸞有節之意非直言其人之和敬亦非以今日之車而知其後日之和敬也南子聞車聲轔轔而知爲蘧伯玉正可例觀

二章言族類之稱。先女而後男。尊王也。三章言婚姻之合。先男而後女。從夫也。亦要本德來。不然王姬下嫁。不止一人。昏因作合。亦常事耳。

平王劉安成曰即文王也。猶棫樸之辟王。有聲之王后也。鄭夾漈曰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平王孫。桓王女。下嫁於齊襄公。朱傳亦云。不可曉。備之。

彼茁

王道以及物爲終。故以此爲王道之成。百姓有知聲音笑貌。尚可傾動。若艸木鳥獸。非仁恩灌洽。安得有

此通章莫牵出仁民字樣不言民而言物正詩之善立言也

射壹發四矢中有疊雙者故五物生之盛也

末句是賛歎語非推原其故也

邶鄘衛

按邶鄘爲衛所併而詩猶繫其故國之名痙滅人之國者春秋不許也詩表裏乎春秋者也得於衛者爲衛得于邶鄘者爲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

詩經偶箋卷之一終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栢舟

此詩極盡婦人之情狀。往愬于兄弟。反求于身心。婦人之情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婦人之事也。寤寐有摽。婦人之自遣如此。不能奮飛。婦人之自分如此。至于耿耿不寐。如匪澣衣。又婦人戚戚不得于夫之常態也。

亦汎其流。亦字。含愁無限。中流汎汎。漂泊可憐。耿耿

四句一氣說來耿耿欲寐不寐將後來夏簟冬釭梨花春院明月秋砧一語包却不日憂而日隱憂不日隱憂而日如有隱憂人到傷心之極轉覺下一語不得飲痛自知含酸無狀句法妙品只說微我無酒又不說非酒能解更可思

匪茹言我之心獨爲憂所繚亂不能度已見棄之故也愬于兄弟亦托言之逢字最妙正是適遭其窮之意于言外愬其亡聊之致可也

我心六句俱自猜自疑正大舜于我何哉之意非揚

已也匪石象其堅貞匪席象其平直棣棣儀之習也

覯閔讒毀之日生也受侮傲慢之相及也

迭乃更之義非更代之義猶言翻轉也

不能奮飛只緣上如匪澣衣來如云坐此愁城苦海

中不能插翅飛去耳此自此愁人苦語舊云其如我

從一而終義不能奮飛何轉回互轉滯轉繆

綠衣

綠以喻妾衣以喻上表裏以喻幽顯上下以喻尊卑

綠惟爲絲絲所以治之女惟少艾所以變之不必用注

中汝二字、

前思古人根妻之見婁來茬嫉姤叢生未免處失其宜巳先有過故思古人有處過此事者以爲法後思古人根巳之過時來自揣冷淡光景原無爭寵之心故思古人善處此者以自慰　實字覺有欣然之意　會心

燕燕

戴嬀之歸以桓弑也當時子母存亡家國廢興之故剌剌傷心哀猿之腸巳斷矣兩人一去異國詎相見期此時執手流連情悽意折去後行踪漸隱目斷征

車。妝。淚。狐。愁。歸。途。蕭。索。至。今。千。古。如。見。至末縷縷載
嫣生平許多好處人到別離將情思難割向來言語。
行事定一一如在目前况說到先君便兩人半生情
事都在此中且又覺子母存亡家國廢興之由種種
牽動又不止相愛以德其言可念矣
李陵別詩良辰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
手野踟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
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
子以賤軀宛然首三章意

任言相與之情塞淵存心之善溫惠淑愼持身之謹

日月

通詩絜語纏綿宛然閨閣中語呼日月呼父母總無聊之詞刑于雍睦古道也不古處狂暴也德音無良如云沒得好話對我可忘猶俗云放心言爾倘有定庶我亦不爲爾牽罣肚腸畜我不卒如云爹娘養我不全即令籬壁間哀怨聲吻耳

胡能有定二句當云何能使爾有定乎寧遂莫我顧乎寧字作屬望纔有想頭注未妙

終風

注云莊姜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說終風即說莊公與他處比體不同更不須補出正意即如今人云終日顛狂沒張沒致乍陰乍晴乍風乍雨云耳狂風不及夕終風且暴甚矣然猶見日也霾霧于下掩曀于上不見日矣又積而成虺虺之雷無霽期矣顧我則笑玩一則字分明話不投機一團冷笑光景謔而曰謔浪笑而曰笑傲肯來而又莫來絕是狂蕩人一幅行樂小畫大都莊公爲人半落癡騃半

落狂稱莊姜之不見答又與長門深閉不同中心是悼此段假意又不好說破他看他浮浪黙地悲傷非敢怒不敢言之謂悠悠我思恐其終無了日也願言二句各重下句皆思之非恨之也　莫往莫來往字帶說正不必強作分疏

擊鼓

衛人伐鄭五日而還未宿師於外也州吁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衆莫爲之用耳死生契闊室家之念糾結愁嘆居處狼狽士馬離披虐使其衆合破斧無衣觀

之王伯氣象與衰亡迥別

踊躍狀州吁喜兵生事之態　三爰字皆有聊且之意

死生四句本非二意蓋死生甚契濶業已有成説矣

又執手而叮嚀之耳吁嗟四句亦相連説如云吁嗟

乎向謂死生之期甚濶今此去不我活矣則吁嗟乎

偕老之信今亦不我信矣諸説紛紛無謂

凱風

凱風一門兄弟都有舜耕歷山氣象可得古人幾諫之道

首章言凱風風棘心而下句無應遂言母氏之劬勞故

屬比次章風美而材不美與毋聖而子不令故屬與

○聖善元不必解一解便蠢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

一例看

勞苦二字七子是極渾厚話頭却令毋媿死無地

雄雉

自治伊阻知往役之義不忮不求知善身之法此婦

大非尋常閨閣所有。

雉分㲹鵲分畔飛不越界泄泄下上飛鳴自得反與

也 看自詒伊阻此人多是負氣矜才攘臂功名之

人故下以不忮求望之
日月二句情緒萬端含愁無限傳中但言思從役之
久未盡其妙　展矣君子連下看言誠哉此君子之
勞我心也
百爾君子詩人詞不迫切處且衆人皆知德行然後
朋儕間和氣相親兩兩無傷若我不忮人人來忮我
亦如何安得不知德行只喝起之詞忮生于忿求生
于貪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所以爲德行不敢望其歸
而但願其以善處自全漢書云萬里之外以身爲本

此正思之最深切處。王風苟無飢渴亦此意。胡氏發情止禮義之說太呆。

苦葉

首章事適其可爲宜。次章物反其常爲惟。三章言古禮不可悖。四章言非類不可從。匏方葉未可腰。喩昏因之約未定也。濟有深涉。喩先王之防甚嚴也。深厲淺揭。喩人之量度而行也。濟盈。喩淫者之縱欲也。雉鳴。喩室女之懷春也。不濡軌。喩縱欲之必違禮也。求其牡。喩求配之不待其匹也。婚禮親迎用昏餘俱用

旦惟納徵用幣餘俱用鴈鴈取其不再耦亦取其和旦取其明亦重其始氷泮迎女則未泮而行禮矣用手曰招用口曰召

深則厲深字與上深涉字別深涉則不可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此就可涉之中又有淺深

谷風

古今棄婦詮此爲第一情詞婉惻沈痛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令人欲絕首章寛說情理未粘著自家身上然下語動人谷風可以極夫婦之常葑菲可以御夫

婦之變匪勉二字即張公藝忍字之旨正為千古夫
婦開一和順法門曰不宜有怒傷巳之怒也曰及爾
同死傷巳之生而弃也行道四句摹臨岐躑躅之狀
不可聞不可讀此時不得不去又終不忍去不送猶
可及畿而返轉覺傷心無逝四語覺身所經歷處處
難忘旋又自嘆自解情事低回一字一泪四章敘其
治家勤勞五六章反覆窮見棄之心事與棄時之光
景末以初嫁相怜之事終之有無匪勉何其斲也有
洸有潰何無禮也以我御窮炎涼之可悲也伊余來

塈新故之可念也說到來塈則不惟舊人淚下新人
當亦擁詔顏佩新寵不無敝屣之危矣
谷風對菲茶苦涇渭梁笱皆比也茶苦二句以茶之
甘甚巳之苦相形比之變例語意若云如我今日乃
可言眞苦也洸水涌也潰水之橫暴而四潰也怒之
盛者如之　匍匐說文云匍手行也匐伏地也
式微
日維君之故直有枕戈思奮之氣激之也非怨之也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隱忍泥塗將欲以有為也不然

則人臣視死如歸正在今日胡爲而困辱于此哉要得此意而怨衛意自寓　中露泥中俱借字

旄丘

一章惟之二章疑之三章諷之四章責之通詩宛曲有餘味不直斥其君而斥其臣是詩人立言處旄丘四句上何字有驚訝意下何字有迫切意何處四句爲他强開別路正令衛人語塞

言葛又言裘炎涼貿矣蒙茸想見窮途之苦

流離鳥名梟類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爲名瑣

尾正形容流離之狀二語蕭索淒涼爲怨難勝

簡兮

簡兮簡兮開口已有睥睨一切之意眼下心前是何等輿寄當時衛國君臣上下光景可知碩人夷猶其間視其衆如桃梗土偶人等耳日之方中豈幽隱而不可見乎在前上處豈疎遠而不御乎執籥秉翟稱正平之祼而撾鼓也公言錫爵東方曼倩之引刀而切肉也舞闌酒罷悠然有美人之思則依稀乎神農虞夏之懷屈大夫之夫君太息不足言矣西方之人

兮若遠若近無限深情此人以極暢快之語寫極抑鬱之情足以長歌爲慟哭者若一入生不逢時等語大殺風景

萬者東萊呂氏以爲二舞之總名也以萬人爲義故謂之萬

俁俁非獨形體言其襟度威儀有過人者不獨善舞而又善御總是自譽處自譽即自嘲處

籥如笛以竹爲之長三尺籥吹器何休謂吹以節樂陳氏亦云舞者執籥于左而吹之秉翟于右而舞之

夫吹與舞本二事不可相兼意舞入庭下其去堂上之樂稍遠堂下之樂亦有編懸之隔或不相聞則舞者吹籥以先之而堂下之樂知羽籥之鼓動乃合作耳

鍾伯敬云要知末章意即在前三章内非兩層

公現在處而思乃在西方之美人此是何意彼美人兮二句正寫其駘蕩欲往之緒非歎其遠也

泉水

此衛女遠望甞歸之詞也女子有行二句胷中分義

乃了然已無歸衛之意無柰鄉思迢遞萬轉千廻謀之諸姬問之諸姑伯姊總是其無可奈何之意首章亦字靡字聊字俱可想出篇中闘許多曲折反覆唫咏情致宛然箇中領悟更可得詩理詩趣要知筆下意中妙寫情事原非寔語即不瑕有害非到此始知當聊與之謀時已了然矣末章非絕意之詞傳中安得二字解經之妙者

胡云不瑕有害非恐其害也欲歸之人其情偏向于歸故云亦不至於有害云耳只云自恕之詞亦好

北門

小序云仕不得志也北門只隱隱見爲處乱世事暗君明說出恐非忠厚之旨終窶非憂貧也戹抑下僚奉入菲薄官况可知王事政事非避勞也鞅掌朝夕從事獨賢知遇可知上不見恤於朝廷內不見諒于妻子直是出入可怜已焉哉如云今已罷了謂之何哉如云不消說得

終者無計可免之詞無財爲禮曰窶無財自給曰貧怒責其貧曰讁行拂所爲曰摧適字一埤益字讁字

敦宋一埤遺字摧字各有意義一一認取内外俱困情緒如何

北風

賢者愛友而忘國事不可為矣三復北門光景事勢必至於此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不俟終日也

謝疊山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寒不止於雱矣

問狐與烏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

靜女

搔首踟蹰自寫光景肖似匪女之爲美情致宛然可掬。悅懌女美女字作汝與下匪女句一例亦似有致。荑指彤管言也。

內則婦事舅姑左珮刀礪觹燧右佩箴管。彤管即箴管耳。

新臺

新臺之作國人醜之覩其臺亦若泚然而汗出者然嘶之㦉之之極也洒有向河水求洒濯意洼泚鮮明

酒高峻意味較短不鮮猶言其不鮮也是少有的人

邃篨龜胷戚施駝背廢棄天理之人俯仰有愧非眞

有此疾惡之之極也

二子乘舟

詩若直說遇害即一言已竟豈不索然今但想其去

時光景設爲憂疑之言則含情無限寥寥數語恰有

千萬言不能書者汎汎其景描寫渡河之時影與波

光相上下以見顧影可憐之意而此舟一逝即其影

不可復見矣但日中心養養日不瑕有害終不顯言

其死。人。至極。傷。心。轉。不。忍。言。耳。
春秋父奪子妻一見於衛宣再見於楚平以讒妾之
言殺子。一見於宣姜再見於驪姬。此時天理人心滅
絕盡矣。然楚平之後吳入郢。久而後定。晉獻之後弒
易相尋。重耳始伯。宣公之後朔代立爲惠公。國人以
殺伋之故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
黔牟奔周。惠公卒。懿公立。國人卒以殺伋之故。皆不
服。狄乘而入殺懿公而滅衛。嗚乎治亂之間可畏若
此。

栢舟

莊姜盡禮無慰心共姜守義無二志故爲邶鄘之首栢舟不取堅緻取定在之義兩髦內則注兒生三日翦胎髮爲鬌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喪大記脫髦注年長垂著兩邊父死脫左母死脫右親沒不髦特孤特之義以特爲匹者猶治之爲亂也靡他謂無二心靡慝謂無邪心母也天只只就其恩愛罔極說訴之也望之也更不必說壞原此亦老嫗念子常態欲爲之計久長耳或聞此言徐當

自定也。

偕老

通篇盛稱服飾容貌之美。如今人云件件絕好。只一件不好。說得之謂耳。然子之不淑一語巳露。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所以惟異之邪之。媛所以賤褻之。彼哉之意巳宛然矣。

君子偕老一句。便是案。副笄六珈。正是象服。言服此者必有偕生偕死之德。發爲儀容。始足以稱之。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偕老之德容也。

胡然而天全是詫異聲吻如云恍惚天仙帝女下臨人世不知何處得來子虛賦眇眇忽忽若神仙之方髴正此意然爲蚊爲螭爲雲爲雨之狀筆端自寫出

副　祭服之首飾編他人髮假作髻形加於首上笄所以連副簪也其端刻雞形惟祭服則有衡笄垂于副之兩旁當耳珈即笄頭所懸玉又笄飾之最盛者六其數六也惟后夫人有之作三件一串看

翟　祭服周禮三翟皆刻繒爲雉翟之形而畫彩之以爲飾褘衣畫翬素質五色皆備曰翬褕翬畫褕青

質五色皆備曰褕闕翟刻而不畫此三翟之別也侯

侯伯夫人褕翟子男夫人闕翟宣美宜用褕翟

展　以丹縠爲之禮衣也蒙縐絺之上恐縐絺之褻

不可以見君及賓客也　掃今篦子也

采唐

瞿星卿曰采唐分明興體不知晦翁何以作賦

吳文仲曰孟姜孟弋孟庸稱美之詞以爲世族在位

相竊妻妾恐未必然然此當亦詩人賦其事耳若此

人自作擁三美於桑中恐無此事

鶉奔

鶉性妬淫兩雄相見必盛氣而鬭慈亂其匹也鵲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故曰鵲性不淫鶉與鶉奔奔鵲與鵲彊彊反與也

定中

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營宫室定中美文公也候定星順天時也度日景審方位也種樹適國用也夏正十月昏時定星昏見南方午位因以爲每歲營

作之候此便有重農意在爰伐琴瑟言異日可爲琴瑟耳非謂今日之琴瑟必待此也今人因伐琴瑟遂增出寔籩豆又以爲作禮樂玩詩意只閑閑說過並無此意營建種樹不平首四句亦不平

望以覧國都之大勢景以正山丘之向背觀桑以察土宜卜吉以協神謀皆未定國時事景山與京與揆日不同彼是正宮室之方向此是正一國之方向此亦用表但非八尺之臬允臧承上四件稍推開説

塞則無粉飾淵則無張皇的是帝王治法舊只頂農

系似宜合通章意爲長舉一馬見無事之不塞淵也若后世內多欲而勞大宛之求德多慚而招骨利之驥雖汗血如雲覩衛文騋牝霄漢矣

蝃蝀

蝃蝀淫氣映日而成在東暮虹也在西朝虹也莫之敢指賤之也非畏之也崇朝其雨崇朝而雨止也遠父母兄弟正始之大禮也女以不自失爲信理之不可自失則命矣

相鼠

爾雅翼鼠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鼠蓋義或取于此　文公爲政國俗丕變人以慚悔振厲故其詞激　關尹子聖人師拱鼠制禮

干旄

車馬旌旗大夫本等儀衛精神全在第二句惟忽見於郊原之間所以可美耳何以畀之不是望姝子原是讚大夫下賢之事此時已屬曠典如云大夫之重親勞玉趾不知何所陳說纔副得此一片盛心報得他如此隆禮云爾五六字樣正不必強分疏

鳥隼爲旟建於車后以其注旄於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析夏翟之羽以爲綏謂之干旌其寔皆旟也

徐玄扈曰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驂故太守曰五馬書朽索馭六馬是天子儀衛疑此時上下通行僃之

載馳

讀此詩想見其欲歸不能欲救不得煩懣難堪皇追無聊之意泉水竹竿與此全爲思衛之詩但彼二詩作於平居故思甚科結語甚纏綿而其禮義自閑之

意自在言下。此詩作於宗國流離之後。休戚相因。故
雖止於禮義而其低回眷戀之情愈不能已。驅馬悠
悠。所謂心急馬行遲也。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玩則字
分明大夫未至巳懸知其必來矣與悠悠俱是虛摹
光景我思不遠欲撇去終撇不開我思不閟欲丟卻
終丟不下各有意義兩段止一義而叠言之以見思
之追切女子善懷二語柔婉悲涼中情之極猶云我
婦人家慣有許多憂思然亦各有箇至情在許人尤
之意者皆穉乎皆狂乎何其不相体諒不識緩急如

此此等處謂非尤許人不可謂是尤許人不可總是

無聊情事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急迫憂愁中有此一

段經濟在前云許人尤之此云無我有尤詞愈近情

意愈可念要識他到底說不如我所之到底無必返

衛之意只是展轉難自降耳　百思只是多方開諭

就歸唁說非策其控何國而因何人也控大邦有諷

穆公意在　芃芃其麥隱然宗國黍離氣象

淇澳

竹植物之君子也故以爲興注猗猗興其進脩菁菁

詩與大學不同兩句只形容其進脩無已無淺深

與其尊嚴如貴與其成就然言有次第意無淺深骨角有文理可見理欲之相判似之故曰切磋玉石無文理可見理欲之相混似之故曰琢磨瑟無粗跡僴無解弛赫氣象充盛咺英華發越總是盛德之容此與大學取類既殊意旨各別終者到底不忘非沒世之謂單承瑟僴者亦非充耳二句便是說他尊嚴便含盛德意在朱傳見其二字得旨若云服飾非重以德而重又似蛇足金錫圭璧是以成就言其寔切磋琢磨充耳會弁處即是此德非至此方成特至此纔

說出耳。金錫圭璧俱自工夫來。鍛鍊固由人力得之。即生質亦由工夫熟後復還本質耳。寬綽四句、形容其德之自然中禮處各上句意已盡下句足上意非如此而又如此之謂也。或謂首章猶有王敬意至此方化於自然不知盛德容貌當敬而敬則瑟僩赫咺當和而和。則寬綽善謔。如孔子將而踧踖時而申申。夭夭豈有寬綽善謔時不瑟僩赫咺者乎

會弁皮弁縫中爲會縫中結玉謂之綦天子玉用五采綦飾十二諸侯三采綦飾七三采三色朱白蒼

考槃

考槃之樂，亦自人觀之。碩人不知也。碩人胸中自具一天地，直覺此一澗中山高泉香，雲霞舒卷，日月光華無限瀟灑。故曰寬至獨寐而寤，寤而言，言而又歌，歌而又宿，無往不獨，無往不樂，則魂清夢穩，幾不知世之有魏晉，無論軒紱矣。永字有若將終身意，弗諼泉石之盟也。弗過烟霞之癖也。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弗告之意也。　　邁軸難解，依注姑衍去可耳

碩人

鍾伯敬曰篇中皆以常情埀之深得告庸主之法然反常則惟矣庸到極處亦能反常

碩人二句指書出莊姜以下則歷數之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以奉宗廟族類容貌俱所不重至於來嫁之儀從通國之人情外家之形勢土產抑又瑣細之甚矣詩刺宣姜刺魯桓但言服飾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不言其闕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至莊姜亦獨言服飾容貌而不言其德若曰只此亦他人所無況其德乎此所謂詩在言外者也

腐儒不知此理

齊侯之妻。只就。本文。平平。說去。不必驚張。纔是詩家本色。

四牡二句是馬、翟茀是車、以朝只敘來嫁之時如此、無車馬之盛意、鑣即鑣鑣、鑣猶螽斯之言蟄蟄、木梢之言梢梢也、

氓

首二章私奔時事、後四章總述見棄情事、看他前半截大逞風光。後半截大殺風景。雖淫冶之婦。亦覺蕭索可憐。氓之蚩蚩即如今薄倖子負心郎語、不必作

解若就賀緣言之此時情傾意愜已甚爲卓氏之相如賈女之韓壽矣豈有蚩蚩相目之理乎無良媒謔之也全認眞不得此語置匪我愆期之下將子無怒之上無限溫存無限慰籍朱子云責所無以難其事尚是道學先生評鬪鬨事耳爾卜爾筮正是賄遷時事多少鄭重都爲繾綣桑之未落章見棄後悔恨之詞正所謂蚤知今日悔不當初語意耳女之耽今四句若話到眞正道理上去便隔千山淇水湯湯二句光景悲涼視以爾車來時廻想可念女也不爽上二

其行即今人痴心女子負心漢之謂不爽莫作守正話頭罔極一三即貳行無兩層意兒弟不知四句寫出無聊可笑可哭老使我怨映上偕老來愁怨無盡不思其反三句如云當時一味過信不想後來反覆至此然當時已將反覆事一一忘却如今亦沒得說了自拚自恨結得有味

竹竿

首二章欲往而不得往身在此心在衛日遠者託言之也末二章則思不能已恍然左見泉源右見淇水

置身於檜楫松舟之間巧笑媚於清波珮聲曳於河岸矣思境留連置身如夢舊講加安得二字便差

芃蘭

芃蘭弱艸而枝葉長蔓本不勝支服不旗衷此興意也

劉向說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不我知言其才能不足爲我所知也說者以無智識言能字竟何着落

容容與也遂直遂也悸字大有義味服之不稱帶動

若驚亦像有皇恐不安之意

河廣

河既不廣何以不渡宋既不遠何以不往萬轉千廻只此數言自足詩家上乘

伯兮

殳擊兵也車有六建殳居一焉曰執殳志所事也無大才小用之意由飛蓬而首疾首疾而心痗思境愈苦曰甘心曰願言待不思量怎不思量的正是此意

誰適爲容適字酸甚

有狐

此詩托言與緜蠻碩鼠一例言狐即言鰥夫其稱之子猶碩鼠之稱女也涉水自帶以上曰厲故曰之子無帶之子自無裳無帶無服強與人事縫裳結帶之意躍然口中

木瓜

此詩似賦而以爲比者蓋以木瓜等比微物瓊琚等比重寶非真以木瓜等相施報也此腤比與托言相似四句俱作比看不必另補正意

凡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歉然常若無以報之則彼此意境自長須知投瓜報瓊意中原不見木瓜瓊瑤而瓊琚厚直是感恩難忘啚答無盡耳　近欲依小序作衛人感齊桓而作似有理備之

詩經偶箋卷之二終